

只图谱牒铭先贤

■史耀增

我与明烛先生是合阳中学高中部不同年级的同学。1962年暑假，他入学，我退学，因此过去我们并不认识，但从同村友人口中得知，他学习认真，成绩优秀，挺有个性。1965年他上大学，在校期间曾是大名鼎鼎的救火英雄；毕业后三线、群团几经辗转，后调任报社记者、编辑二十余年，报上许多有分量的大块文章往往出自其手。

上世纪90年代，我们相识于合阳县百里坊布衣文人杨琛老家，我们都已近花甲之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此后虽相见不多，但他的每篇文章我只要见到必认真拜读，我敬佩他的亲民情结、扎实功底和流畅文笔。

明烛先生近年来痴迷于家乡族谱的编撰，主修或参与策划合阳县平政一带《杨氏族谱》《小村刘氏族谱》《任氏族谱》《郑氏族谱》等多册族谱。在实践中，他总结出不少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把这些经验视为私产，而是写成《漫笔七题》，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给

那些有志于研究谱牒文化、传承文脉，却不知从何入手的人提供借鉴和参考。

古人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觉得，明烛先生就是一位可亲可敬的“授人以渔”者，他以亲身体会告诉你如何结网、何处下网、何时收网。只要有有心人，读罢明烛先生的《漫笔七题》定然会豁然开朗，进入柳暗花明之境。实践出真知，明烛先生以亲身经历告诫我们，万万不可忽视“遗墨残篇”，必须反复研读、仔细分析。还有对乡老、游子的寻访求教以及顺藤摸瓜式的“异地觅踪”，说不定开锁的钥匙和解密的密码就藏在那里。

记得有位伟人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而船和桥就是过河的方法。明烛先生在《漫笔七题》中教了我们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几乎修谱遇到的所有锁（困难）都可以在《漫笔七题》中找到开启的钥匙。这些钥匙，即便在大学的讲堂上也没有人为你提供，但是在明烛先生的《漫笔七题》中

可以找到，因为他认认真真、实实在在、仔仔细细地做了，包括跨县、跨市、跨省的自费跟踪寻访，敲键实录编撰等。多少次的山重水复，多少次的柳暗花明，多少心血，多少汗水，才总结出这“七个经典环节”的探索、思考与升华之果！明烛先生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合阳乡间有句话：“吃下米儿面的人还就是不一样！”这些年古莘大地上续修族谱的人不少，但还没见过明烛先生这样善于总结的人，而且他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无私地奉献出来，供更多的爱好者参考。你觉得无路可走了，那么我为你指一条通向成功的路；你感到前行困难，我赠你一根手杖，助你行稳致远。明烛先生甚至连入户调查表的样式都画出来了，真可谓细致入微。

“不求丹青追太史，只图谱牒铭先贤”——我们敬佩明烛先生这种“授人以渔”的良善之举，感谢他的辛勤耕耘和奉献精神，期待着他更多振聋发聩、有血有肉、接地气的美文面世！

雨伞的故事

■张翼安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飘洒在行走的人们身上，让繁华都市的街道上绽放出五光十色的雨伞花，人们或者独行、或者三五成群、或者一字排开，或者成多样几何图形前行，在雨中，五颜六色的雨伞，就像朵朵彩莲，光彩照人。

不经意中，我又找到了伴随我多年的那把小小的雨伞。一阵大风吹过，雨伞被吹翻在地上，在柔风细雨中不停地翻滚，我的思潮随着雨伞的翻滚在澎湃，我的思绪穿越时空，被带到了从前。

那是1985年9月的一个雨季，西安上空阴云密布，绵绵细雨时断时续。我在学校听完课后刚走出学校大门，只见天色暗了下来，老天爷忽然皱起了眉头，不知是谁欺负了她，不一会儿就落下了“伤心的泪花”，而且越“哭”越伤心，大街上沿途的人们打着大的、小的、红的、黄的、绿的、花的各式各样的雨伞，真是千姿百态，在小雨的催促下，好似一朵朵鲜花竞相开放，给万物凋零的秋天增添了几分活力。我也打开雨伞，说来也怪，天下的事儿总是事与愿违，刚一撑伞，只听“啪”几声，自动伞一下子断了好几根小梁，我心爱的雨伞瞬间解体了，这下糟了，我也只好替老天爷分担一点痛苦了，小小的“泪珠”掉在了我的头上，浸在了我的衣服里，我着急了，便骂道：唉！花了50多块钱买的所谓的名牌伞，真倒霉，一下子成了累赘。

在雨中，我提着我把解体的小雨伞，好似手里握了一朵秋天已凋零的小花，迎着柔风细雨，沿街寻找着修雨伞的店铺，我气喘吁吁地走了两站路，找了三个类似的小修理铺，可是店里的师傅都说，他们只修理自行车、配钥匙、擦鞋修鞋、修理包包、修理各种拉链等，唯独不修伞。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到处找不到修伞的店铺，附近又没有商场可以进去再买把新伞，唉！只有冒着雨走回家了。

就在我焦急万分之时，我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店铺。我心里极为矛盾，会不会又是没有修理雨伞这项业务呀。此刻雨还不停地下着，我50米冲刺般向这个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师傅奔去。虽然是雨天，但店

铺师傅的生意很好。前来修理自行车的、配钥匙的、修理鞋子的人络绎不绝。我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师傅你这里能修雨伞吗？”我急着问了一声修车师傅，可是他没有理睬我，还是专心地修理着自行车。我心里有些不耐烦了，感觉他是不会给我修雨伞的，我扭头便跑。正当我转身时，师傅扶着双拐立刻起身发声了：“同学，你等等！”我突然停住了脚步，半信半疑地回过头来看了一下修理师傅，只见小铺里站着一个男的，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人，矮矮的个头，叼着烟卷，看上去有五十开外，黝黑的脸膛，在浓密的眉毛下，嵌着一副胡豆般的小眼，“这种个体户，多半生意不好，我来修伞，他一定会狮子大开口，肯定会要一个大价钱吧？”我揣测着，犹豫着，“同学，你修伞吗？”和气的语调把我拉进了小铺，“嗯”我应着，把伞递了过去。“哟，这是一把值钱的伞吧，这伞坏得还真不轻啊！不过，你别着急，好修着呢，来，进屋里先把头上的水擦一下。”只见他扶着双拐从店铺的柜子里挑选了一个新的毛巾，他步履蹒跚递给我，我接过崭新毛巾，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只听“噼里啪啦”，我的那把伞全部被拆开了，师傅边说边拆着我那把雨伞，还说一般的修理店早都不修伞了，因为伞修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挣不到什么钱，人们现在即便是伞坏了，一般都不再修，都买新的了。

师傅一边修着伞，一边讲着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先天患有腿部残疾的人，家里有六口人，老婆是一个哑巴，两个孩子还小，家里还有两个年迈的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导致很多工作我都无法去做，家庭生活一度十分困难。我虽然患有腿部残疾，但是我有一双健全的手，也不想成为家里的拖累，就开设了这个小修理铺子，尝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把目光锁定在家电、自行车等的维修上。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因为残疾的腿，总让人瞧不起，后来工作慢慢上了正轨，三个月后开始盈利，我内心异常激动，这更加坚定了我自立自强的决心。随着家电、自行车等的维修技术不

断提高，来找我维修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不停地打量着这位师傅，怎么看都不顺眼，心想：他给我讲这些，不是想借下雨趁机敲诈我吧？正想着，我发现我支离破碎的雨伞在师傅精心的修理下焕然一新。说真的，我当时心里既惊喜又害怕，惊喜的是小雨伞可以为我解当下之忧了，害怕的是被宰，内心忐忑不安。

师傅瞅了我一眼，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小伙子，你是一个大学生吧？”他望着我厚厚的书包，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心想：你真啰嗦，需要多少钱，直说好了，反正下雨急用伞，我豁出去了，“师傅，修这伞需要多少钱？”我顺手递过去了10元人民币。

师傅说：“我这辈子因家庭困难，加之自己是残疾人，都没有机会上学，对能上学的人特别是能上大学的人特别羡慕，也特别敬重。”师傅接着又说：“本来是必须收费的，但是今天给你义务修伞，年轻人，一定要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多学本领啊！”面对这个衣衫不整，极为普通的修伞工匠，而且还是一个双腿残疾的人，我心头一愣，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是多么无知啊！当我从修理师傅手中接过雨伞时，我的脸瞬间发烫。这不仅仅是一把小小的雨伞，而且是一份殷切的期望，它的分量太重，压得我满脸通红，无法透气，我的眼角湿润了……

我撑开雨伞，道了声谢谢，转身走进了雨中。我回头看了看，师傅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正如一把小小的雨伞，每当人们遇到下雨时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它无怨无悔，无私奉献，一旦有人需要，它便随时张开宽广的胸怀去接纳任何人。

我那把小雨伞的故事定格在了那段难以忘怀的回忆中，每当下雨时我总会想起那次难忘的雨中修伞的故事，那位好心的修伞师傅一切都还好吗？

此事距今虽然三十多年了，可修伞工匠那短短的话语，总是在鼓励着我，同时也使我感到了这把伞的分量，我将撑着它走向理想，走向生活，走向未来……



乾坤湾

■卫国庆

我看见，天空托起河水
白云从湛蓝深处升起，尽显纯粹
梦，像呼吸之间的空白
汹涌起伏的波涛，巡游沧海
伏羲码头的灵魂，已被苍穹填满

黄土高原、黄帝陵、黄河雄踞在一起
甘愿被某种神秘捕获
远山飞鸟，遗落一片羽毛
已如秋叶，不容侵犯
那些被悬崖绝壁，大山折断的翅膀
或者文字逃亡后的孤本

河水半咸，就像快乐与悲伤调和而成的泪滴
我听见命运那深情的呼唤
禅化我们替身的万物
一滴水，一缕光，一粒泥土
窜出地面的根须，撑起一片自己的天空
生活，是我的栖身之所
而黄河迟早是我的葬身之地

心照不宣的氛围，在天空弥漫空灵的信天游
绣着朵朵白云，千回百转
一根脐带塑形，祈祷春天
肉身已经饱胀
只要露出头来，就是一生的骨骼

不难想象，你曾经在水中的命运
像无数擦肩而去的故人，把迂回和曲折留在河底
纵然棱角不能再次伸展
数不清的轮回与孤独
面对一钩残月，黛眉深锁

蓝天的耳朵，接听春风的口信
雨水降落大地，孕育万物
轩辕氏文明，承载着古老的文字和睿智的思想
在黄土高天里，萌芽

空窑

■卫国庆

村人，大都进城了
几孔窑洞
哪里也不去，狼命扎根
深耕原地，空着

多少伤心事
被扎捆，结堆
有序地存放其中
梦里几回，推门走进土院

多少辛酸事
放着，放着
就开始霉变了
如爷爷私藏给我的，依旧珍藏在瓦罐里

几番，回想
那些陈年旧事，一幕幕
长成了院里的荆棘
五只空窑也站成了某人的眼